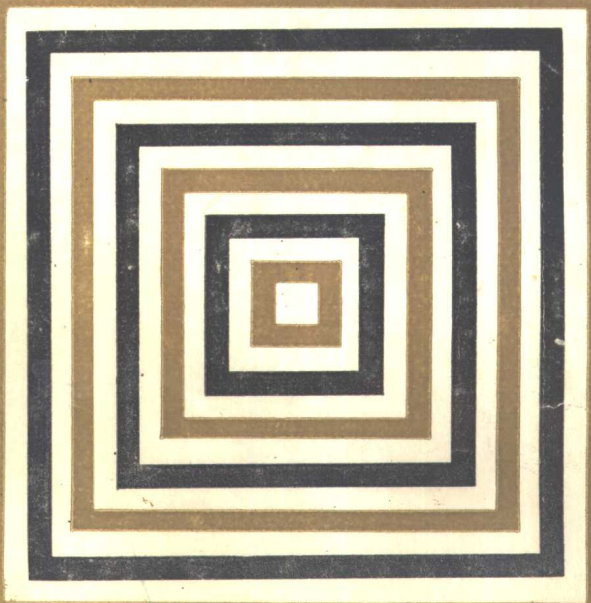
白石老人自述



齊璜 著

傳記文學叢書之十二

白石老人自述

齊璜著

傳記文學叢書之十二

傳記文學叢書之十二（保有版權翻印必究）

白石老人自述

定價新臺幣拾伍元

著作者：齊　璜

編輯者：傳記文學雜誌社

出版者：傳記文學出版社

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

臺北市郵政信箱一〇〇三六號

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三六九一號

印刷者：榮泰印書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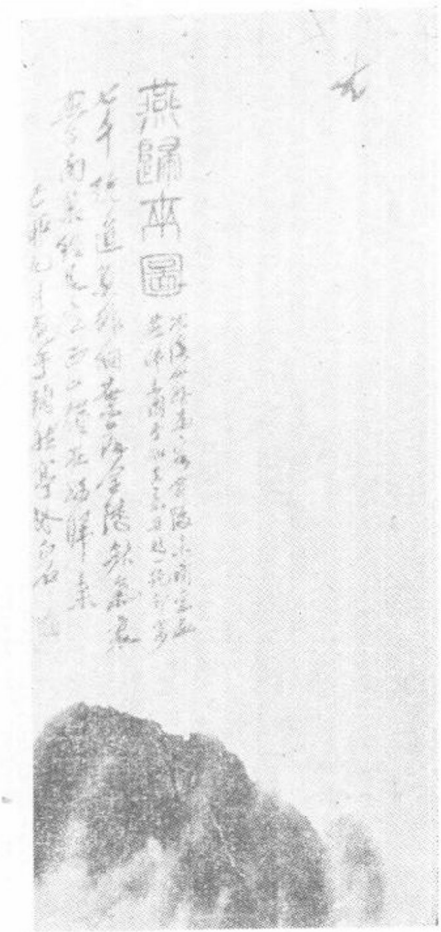
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五五巷四號

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一月一日初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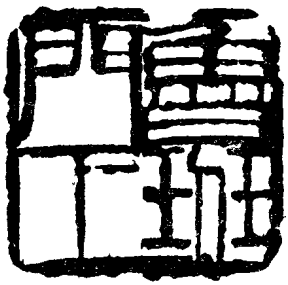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九四六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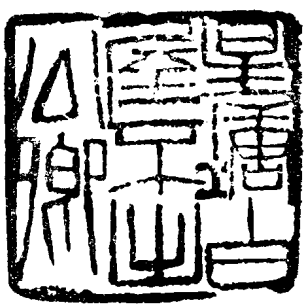
（一）畫的人老石白



（二）畫的人老石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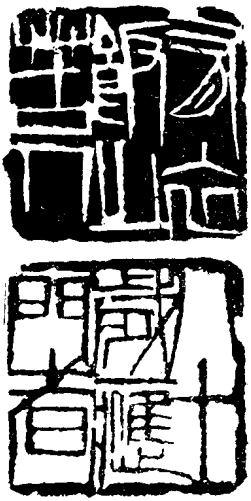


白石老人幼年曾習木匠，自刻「魯班門下」，以示不忘出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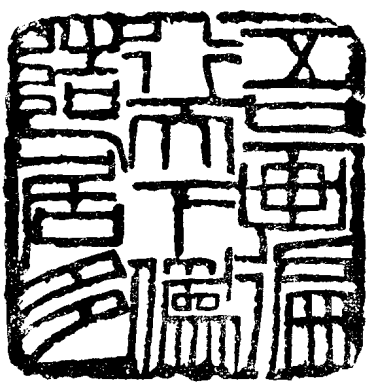


星塘白屋爲白石老人出生之故居，其一生立志不作官，故有「星塘白屋不出公卿」之印。

白石老人刻印（一）



白石老人八十歲以後仍賴作畫刻印爲生，且躬親操持家務；故刻「有衣飯之苦人」及「八十歲應門者」以自況。



「吾畫遍行天下倫遠居多」，爲白石老人晚年發現其畫贋品甚多，故而刻此印。

白石老人刻印（二）

白石老人自述　目錄

白石老人的畫……一
白石老人刻印……一
出生時的家庭狀況（一八六三）……一
從識字到上學（一八六四——一八七〇）……一〇
從砍柴牧牛到學做木匠（一八七一——一八七七）……二二
從雕花匠到畫匠（一八七八——一八八九）……三三
詩畫篆刻漸漸成名（一八九〇——一九〇一）……五二
五出五歸（一九〇二——一九一六）……七〇

定居北京（一九一七——一九三六）……九〇
避世時期（一九三七——一九四八）……一二三

附　錄

看完「白石老人自述」後的感想（羅家倫）……一三九
白石老人生平略記（易恕孜）……一四五
我的父親齊白石（齊良憐）……一六二

出生時的家庭狀況（一八六三）

窮人家孩子，能够長大成人，在社會上出頭的，眞是難若登天。我是窮窩子裏生長大的，到老總算有了一點微名。回想這一生經歷，千言萬語，百感交集，從哪裏說起呢？先說說我出生時的家庭狀況吧！

我們家，窮得很哪！我出生在清朝同治二年（癸亥・一八六三）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我生肖是屬豬的。那時，我祖父、祖母、父親、母親都在堂，我是我祖父母的長孫，我父母的長子，我出生後，我們家就五口人了。家裏有幾間破屋，住倒不用發愁，只是不寬敞罷了。此外只有水田一畝，在大門外曬穀場旁邊，叫做「麻子坵」。這一畝田，比別家的一畝要大得多，好年成可以打上五石六石的稻穀，收益眞不算少，不過

五口人吃這麼一點糧食，怎麼能够管飽呢？我的祖父同我父親，只好去找零工活做。我們家鄉的零工，是管飯的，做零工活的人吃了主人的飯，一天纔掙二十來個制錢的工資。別看這二十來個制錢爲數少，還不是容易掙到手的哩！第一、零工活不是天天有得做。第二、能做零工活的人又挺多。第三、有的人搶着做，情願減少工資去競爭。第四、凡是出錢雇人做零工活的，都是刻薄鬼，不是好相處的。爲了這幾種原因，做零工活也就是「一天打魚，三天曬網」，混不飽一家的肚子。沒有法子，只好上山去打點柴，賣幾個錢，貼補家用。就這樣，一家子對付着活下去了。

我是湖南省湘潭縣人。聽我祖父說，早先我們祖宗，是從江蘇省陽山縣搬到湘潭來的，這大概是明朝永樂年間的事。剛搬到湘潭，住在什麼地方可不知道了。只知在清朝乾隆年間，我的高祖添鎰公，從曉霞峯的百步營搬到杏子塝的星斗塘，我就是在星斗塘出生的。杏子塝，鄉裡人叫它杏子樹，又名殷子樹。星斗塘是早年有塊隕星，掉在塘內，所以得了此名，在杏子塝的東頭，紫雲山的山脚下。紫雲山在湘潭縣城的南面，離城有一百來里地，風景好得很。離我們家不到十里，有個地方叫壁墩嶺，我

們的家祠在那裏，逢年過節，我們姓齊的人，都去上供祭拜，我在家鄉時候，是常常去的。

我高祖以上的事情，祖父在世時，對我說過一些，那時我年紀還小，又因爲時間隔得太久，我現在已記不得了，只知我高祖一輩的墳地，是在星斗塘。現在我要說的，就從我曾祖一輩說起吧！我曾祖潢命公，排行第三，人稱命三爺。我的祖宗，一直到我曾祖命三爺，都是務農爲業的莊稼漢。在那個年月，窮人是沒有出頭日子的，莊稼漢世世代代是個莊稼漢，窮也就一直窮下去啦！曾祖母的姓，我不該把她忘了。十多年前，我回到過家鄉，問了幾個同族的人，他們比我年長的人，已沒有了，存着的，輩份年紀都比我小，他們都說，出生的晚，誰都答不上來。像我這樣老而糊塗的人，眞够豈有此理了。

我祖父萬秉公，號宋交，大排行是第十，人稱齊十爺。他是一個性情剛直的人，心裡有了點不平之氣，就要發洩出來，所以人家都說他是直性子，走陽面的好漢。他經歷了太平天國的興亡盛衰，晚年看着湘勇（卽湘軍）搶了南京的天王府，發財回

家，置地買屋，美的了不得。這些殺人的劊子手們，自以爲有過汗馬功勞，都有戴上紅藍頂子的資格。（清制：一二品官戴紅頂子，三四品官戴藍頂子。）他們都說：「跟着曾中堂（指曾國藩）打過長毛」，自鳴得意。在家鄉好像京城裡的黃帶子一樣（清朝皇帝的本家，近支的名曰宗室，腰間繫一紅帶，俗稱紅帶子。黃帶子犯了法，不判死罪，最重的罪名，發交宗人府圈禁，所以他們胡作非爲，人均畏而避之。）要比普通老百姓高出一頭，什麼事都得他們佔便宜，老百姓要吃一些虧。那時候的官，沒有一個不和他們一鼻孔出氣的，老百姓得罪了他們，苦頭就吃得大了。不論官了私休，他們總是從沒理中找出理來，任憑你生着多少張嘴，也搞不過他們的强辭奪理來。甚至在風平浪靜，各不相擾的時候，他們看見誰家老百姓光景過得去，也想沒事找事，弄些油水。我祖父是個窮光蛋，他們打主意，倒還打不到他的頭上去，但他看不慣他們欺壓良民，無惡不作，心裡總是不服氣，忿忿的對人說：「長毛並不壞，人都說不好，短毛眞厲害，人倒恭維他，天下事還有眞是非嗎？」他就是這樣不怕强暴，肯說實話的。他是嘉慶十三年（戊辰・一八

〇八）十一月二十二日生的，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，他常說：「孫兒和我同一天生日，將來長大了，一定忘不了我的。」他活了六十七歲，歿於同治十三年（甲戌・一八七四）的端陽節，那時我十二歲。我祖母姓馬，因爲祖父人稱齊十爺，人就稱她爲齊十娘。她是溫順和平、能耐勞苦的人，我小時候，她常常戴着十八圈的大草帽，揹了我，到田裡去幹活。她十歲就沒了母親，跟着她父親傳虎公長大的，娘家的光景，跟我們差不多。道光十一年（辛卯・一八三一）嫁給我祖父，遇到祖父生了氣，總是好好的去勸解，人家都稱讚她賢慧。她比我祖父小五歲，是嘉慶十八年（癸酉・一八一三）十二月二十三日生的，活了八十九歲，歿於光緒二十七年（辛丑・一九一〇）十二月十九日，那時我三十九歲。祖父祖母只生了我父親一人，有了我這個長孫，疼愛得同寶貝似的，我想起了小時候他們對我的情景，總想到他們墳上去痛哭一場！

我父親貫政公，號以德，性情可不同我祖父啦！他是一個很怕事，肯吃虧的老實人，人家看他像是「窩囊廢」（北京俗語，意謂無用的人），給他取了個外號，叫做「德螺頭」。他逢到有冤沒處伸的時候，常把眼淚往肚子裡嚥，眞是懦弱到了極點

了。我母親的脾氣却正相反，她是一個既能幹又剛强的人，只要自己有理，總要把理講講明白的。她待人却非常講究禮貌，又能勤儉持家，所以不但人緣不錯，外頭的名聲也挺好。我父親要沒有一位像我母親這樣的人幫助他，不知被人欺侮到什麼程度了。我父親是道光十九年（己亥・一八三九）十二月二十八日生的，歿於民國十五年（丙寅・一九二六）七月初五日，活了八十八歲。我母親比他小了六歲，是道光二十五年（乙巳・一八四五）九月初八日生的，歿於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，活了八十二歲。我一年之內，連遭父母兩喪，又因家鄉兵亂，沒有法子回去，說起了好像刀刺在心一樣！

提起我的母親，話可長啦！我母親姓周，娘家住在周家灣，離我們星斗塘不太遠，外祖父叫周雨若，是個教蒙館的村夫子，家境也是很寒苦的。咸豐十一年（辛酉・一八六一）我母親十七歲那年，跟我父親結了婚。嫁過來的頭一天，我們湘潭鄉間的風俗，婆婆要看看兒媳婦的妝奩的，名目叫做「檢箱」。因爲母親的娘家窮，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，自己覺得有些寒酸。我祖母也是個窮出身而能撐起硬骨頭的人，

對她說：「好女不著嫁時衣，家道興旺，全靠自己，不是靠娘家陪嫁東西來過日子的。」我母親聽了很激動，嫁後三天，就下厨房做飯，粗細活兒，都幹起來了。她待公公婆婆，是很講規矩的，有了東西，總是先敬翁姑，次及丈夫，最後纔輪到自己。我們家鄉，做飯是燒稻草的，我母親看稻草上面，常有沒打乾淨，剩下來的穀粒，覺得燒掉可惜，用擣衣的椎，一椎一椎的椎了下來。一天可以得穀一合，一月三升，一年就三斗六升了，積了差不多的數目，就拿去換棉花。又在我們家裡的空地上，種了些麻，有了棉花和麻，我母親就春天紡棉，夏天織麻。我們家裡，自從母親進門，老老小小穿用的衣服，都是用我母親自織的布做成的，不必再到外邊去買布。我母親織成了布，染好了顏色，縫製成衣服，總也是翁姑在先，丈夫在次，自己在後。嫁後不兩年工夫，衣服和布，足足的滿了一箱。我祖父祖母是過慣窮日子的，看見了這麼多的東西，喜出望外，高興的了不得，說：「兒媳婦的一雙手，眞是了不起。」她還養了不少的鷄鴨，也養過幾口猪，鷄鴨下蛋，猪養大了，賣出去，一年也能掙些個零用錢，貼補家用的不足。我母親就是這樣克勤克儉的過日子，因此家境雖然窮得很，日

子倒過得挺和美。

我出生的那年，我祖父五十六歲，祖母五十一歲，父親二十五歲，母親十九歲。我出生以後，身體很弱，時常鬧病，鄉間的大夫，說是不能動葷腥油膩，這樣不能吃，那樣不能吃，能吃的東西，就很少的了。吃奶的孩子，怎能够自己去吃東西呢？吃的全是母親的奶，大夫這麼一說，就得由我母親忌口了。可憐她愛子心切，聽了大夫的話，不問可靠不可靠，凡是葷腥油膩的東西，一律忌食，恐怕從奶汁裡過渡，對我不利。逢年過節，家裡多少要買些魚肉，打打牙祭，我母親總是看着別人去吃，自己是一點也不沾唇的，忌口眞是忌的乾乾淨淨。可恨我長大了，作客在外的時候居多，沒有能够常依膝下，時奉甘旨，眞可以說：罔極之恩，百身莫贖。

依我們齊家宗派的排法，我這一輩，排起來應該是個「純」字，所以我派名純芝，祖父祖母和父親母親，都叫我阿芝，後來做了木工，主顧們都叫我芝木匠，有的客氣些叫我芝師傅。我的號，本叫渭清，祖父給我取的號，叫做蘭亭。齊璜的「璜」字，是我的老師給我取的名字。老師又給我取了一個瀕生的號。齊白石的白石二字，是我